

第六〇三冊

理學彙編

學行典

誠僞部

善惡部

動靜部

剛柔部

大小部

厚薄部

道德部

言語部

威儀部

經權部

道德部

言行部

(卷)

古

七

三

齒

五

共

八

七

八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國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七十卷目錄

誠偽部總論

易經 乾卦 无妄卦 坎卦

書經 商書 太甲下 周書 周官

文子 精誠

孔叢子 記問篇

淮南子 繆稱訓 泰族訓

新序 雜事

法言 孝至篇

中論 考篇

近書 事觀

周子通書 誠上 誠下 誠幾德

張子正蒙 誠明篇

朱子語類 誠

性理大全 誠

誠偽部藝文一

思誠齋箴

誠箴

贈林典卿歸省序

誠齋箴

誠偽部藝文二 詩

推誠吟

待物吟

有妄吟

誠偽部紀事

誠偽部雜錄

學行典第七十卷

誠偽部總論

易經

乾卦

子曰閑邪存其誠

大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知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

无妄卦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

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

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爲過眚既已无妄不宜

有往往則妄也

坎卦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程陽實在中爲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

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

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

謂有功也

書經

商書 太甲下

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蔡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于此而後神格于彼

周書 周官

作僞心勞日拙

文子

傳蔡作僞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

精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耀列星明朗陰陽和調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自然陰陽四時非生

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

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穆惺惺中

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

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

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

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惡者正令也其

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始

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

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

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

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

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

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動天下是

以無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

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湧波逆

天暴雨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乖晝冥宵光

天暴雨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乖晝冥宵光

天暴雨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乖晝冥宵光

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強力致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裔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惜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孔叢子

記問篇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淮南子

繆稱訓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認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

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水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轄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榱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在混冥之中不可論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

泰族訓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

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驎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未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噞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鑒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殷有以相蕩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勛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潤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毫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

而落登此契契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舍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零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安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涿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蟻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胃中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修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外藩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

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餽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招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密子治單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買田漁皆讓長而頌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的剗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摠道以被民而民勿從者誠心弗施也漢劉向新序

雜事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况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揚雄法言

孝至篇

人曰儻如之何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儻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儻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不爲名之名其

至矣爲名之名其次也徐幹中論

考偽篇

仲尼之沒於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真也各兼說特論誣誣一世之人誘以偽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誘使人憧憧乎得亡憊憊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天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虛醫不能別而選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譸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誘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虛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特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己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

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遁而不得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偽夫之僕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不已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者雖語我曰吾為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偽成紛紛擾擾馳驚不已其流於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盜弟譽骨肉相詬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為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邪庶其苦牟夷邪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微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真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豹之殺人以為己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為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

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為少然而不盜不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數眾寡以定之夫為名者使真偽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資貨鄉愿亦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偽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維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沒世而名不稱又疾偽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為而自成者也若強為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偽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為善不知偽善者為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僻為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固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為聞不顯為顯故禮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君子之所不

可及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之未稱哉
宋司馬光迂書

事親
迂叟事親無以喻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周子通書

誠上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又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

誠下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又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

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

矣

誠幾德

誠無爲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張子正蒙

誠明篇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

不誠無物

又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

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釋僞慢者客感客形之流弊也非性之德也僞則

不誠慢則不莊

朱子語類

誠

誠只是實又云誠是理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

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

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

慤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理爲誠以誠慤爲非誠也

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

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如這扇子做得好又曰

五峯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

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爲道字不若改

做德字更親切道字又較疎 先生問諸友誠敬二

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先生曰敬是不放肆

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 誠只是一箇實敬只

是一箇畏 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此

誠敬之別 問誠敬曰須逐處理會誠若是有不欺

意處只做不欺意會敬若是有謹畏意處只做謹畏

意會中庸說誠作中庸看孟子說誠處作孟子看將

來自相發明耳 謹字未如敬敬又未如誠程子曰

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尚是著力 問誠信之

別曰誠是自然底實信是人做底實故曰誠者天之

道這是聖人之信若衆人之信只可喚做信未可喚

做誠誠是自然無妄之謂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火仁

徹底是仁義徹底是義 叔器問誠與信如何分別

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爲之實中庸說誠

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信

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上是下不是 誠者

實有之理自然如此忠信以人言之須是人體出來

方見 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

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

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 問誠與仁何

別仁自是仁誠自是誠何消合理會理會這一件也

看到極處理會那一件也看到極處便都自見得

或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

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

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

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或問誠是渾然不動

仁是此理流出否曰自性言之仁亦未是流出但其

生動之理包得四者 問一與中與誠浩然之氣爲

一體事否曰一只是不雜不可將做一事中與誠與

浩然之氣固是一事然其分各別誠是實有此理中

是狀物之體段浩然之氣只是爲氣而言 問仁義

禮智誠中庸不知如何看曰仁義禮智乃未發之性

所謂誠中庸皆已發之理人之性本實而釋氏以性

爲空也

性理大全

誠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動以天爲無妄

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閑邪則誠自

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者 不誠則有累誠

則無累 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 主

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 誠之爲言實而已矣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

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誠者虛中求

出實

藍田呂氏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 實

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

無息

上蔡謝氏曰誠是實理非專一也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

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 誠字也隨人看如說誠自不妄語人不妄語只是不欺裏面一路未及躬行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天地這一副當道理與你都恁實剝剝地仁便是仁義便實是義更無一點虛又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循環不已曷嘗有些子錯過今年冬至一陽來復明年冬至亦一陽來復這是真實無妄人體這實理便莫以欺偽存心所謂不欺是外面爲事裏面須實是如此纔有七分爲善更有兩三分爲不善底意便是不實如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三月間無不實三月之後未免有之即是有些不實便屏去了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道理分曉易明後世說至誠兩字動不動輒加諸人只成箇謙恭敬謹底意思不知誠者真實無妄之謂至誠乃是真實極至而無一毫之不盡惟聖人可以當之如何可容易以加諸人 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始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爲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而已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甜苦者萬古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實道理自

然而然此中庸所以謂其爲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就人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賦予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且誠之一字不成受生之初便具這理到賦形之後未死之前這道理便無了在吾身日用常常流行發見但人之不察耳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都是這實理發見出來乃良知良能不待安排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飢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真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慾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入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慾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一行之實亦誠也誠與信相對論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是理信是心誠是天道信是人道誠是以命言信是以性言誠是以道言信是以德言

西山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臨川吳氏曰誠者中之實也純乎天理之實爲誠徇人欲則妄矣

誠偽部藝文一

思誠齋箴

宋真德秀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爲物誘性逐情移天理之眞其存幾希豈惟與天遽不相相似形雖入斯實則物只皇上帝命我以人我顧物之抑何弗仁惟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惟日孜孜在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己千弗至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清光自全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然一眞諸妄弗作孟氏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作聖之本歸而求之實近非遠

誠箴

明貝瓊

昔熊渠子夜行道逢伏虎引弓射之沒鏃飲羽金石之堅惟誠可通矧乎有知何遠弗從故事神則必假治人則必化嗟時益偷每設機而尚詐是知治心之要在乎不欺苟內外如一吾又何爲

贈林典卿歸省序

王守仁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太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叙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盡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羣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繁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

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羣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說也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偽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鴈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諭之

誠齋箴

王瓚

天命流行推於一誠誠之在人與生俱生降衷秉彝初靡或異利欲戕之乃難於僞維克弗維斯全其天無妄則聖不欺則賢五常百行非誠曷有式精以擇式固以守維性均善維誠均能以實實心以實實理凡厥維持莫先主一主一曰敬既一則實故曲必致而邪必閑念茲在茲欲淨理還內之所存外之所發言行不妄乃其入門其機甚約其效甚鉅少壯而老一誠爲主

誠僞部藝文二詩

推誠吟

宋邵雍

天雖不語人能語心可欺時天可欺天人相去不遠只在人誠人不知人心先天天弗違人身後天奉天時身心相去不相遠只在人誠人不思

待物吟

前人

待物莫如誠誠真天下行物情無遠近天道自分明義理須宜顧才能不用矜世閒閒緣飾到了是虛名有妄吟

前人

作僞少陰德飾非多隱情人心雖曖昧天道自分明手足既皆露語言安足憑

誠僞部紀事

說苑辨物篇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曰臣請牖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陞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遇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能益寡人之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間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

不爲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禮記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列子周穆王篇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壘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野客叢談前漢尚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龔遂入朝王生曰天子即問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如王生對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遂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臣也

齊東野語王敦初尚武帝女武陽公主如廁見漆箔盛乾棗本澡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合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盥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飲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他日又至石季倫廁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他客多羞不能如廁敦獨脫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一王敦耳何前慙而後倨邪乾棗澡豆亦何至誤食而不悟至季倫之廁則倨傲復之狀殆不可得而掩矣則知敦前之誤直詐耳

宋書朱脩之傳孝武初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爲政寬簡士衆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

宣反徽脩之舉兵脩之僞與之同而遣使陳誠於帝嘉之

梁書何遠傳遠為東陽太守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眾共何之不能記也

明山賓傳山賓性篤實家中常乏用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

唐書陸贄傳帝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帝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願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檢人賣為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贄極諫曰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

馬燧傳李懷光反河中詔燧討之時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挺身至城下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眾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蘇世長傳世長有機辯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於塵伍伯疾其

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

羅豫章集嶺南劉銀性絕巧嘗自結真珠鞍為戲龍之狀以獻太祖臻於奇妙帝厚賜之謂左右曰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銀初在國中多置醢以毒臣下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詔賜厄酒銀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也帝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既取酒自飲別酌以賜銀銀慚謝

名臣言行錄寇準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準增其年準曰吾初進可欺君耶

準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準盡散之不蓄財產準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比之答曰彼詐我誠雖敝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儉復棄也

東軒筆錄明肅太后臨朝襲真宗政事留心庶獄日遣中使至軍巡院御史臺體問鞫囚情節又好問外事每中使出入必委曲詢究故百司細微無不知者

有孫良孺為軍巡判官喜詐偽能為樸野之狀一日市布數十端雜染五色陳於庭下中使怪而問之良孺曰家有一女出適在近與之作少衣物也中使大駭回為太后言之太后嘆其清苦即命厚賜金帛京師人多賃馬出入駁者先許其直必問曰一去耶却來耶苟乘以往來則其價倍於一去也良孺以貧不養馬每出入賃之一日將押解囚棄市而賃馬以往其駁者問曰官人將何之良孺曰至法場頭駁者曰

一去耶却來耶聞者駭笑

聞見前錄買內翰黜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為守內翰謝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

名臣言行錄狄青入邕州斂積尸為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棺於其旁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矣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

揮塵餘話鳳翔府太平觀道士張景先出入黃安中之門甚久有閩人黃謙者役獵人也自買度牒遠投景先求為弟子因得以識安中後歸闔遂往武夷山每對客必目安中為家兄人信以為然安中至里中焚黃謙亦謁之安中以景先之故稍禮之逮安中北還謙宣言送伯氏出閩以山轎述其後所至官吏目所共觀不疑也安中名重一時謙藉其聲勢大為姦利人不敢誰何一日安中遣姪歸邵武聞有客道其事者姪大不平云須當痛治之謙何其來候於道左伏謁禮甚恭方欲詰其事謙曰無廣此言聊假虎威耳遂款留數日自是眾益信之入之無良有如是者謙後至政和間遂得幸為道官

宋史劉安世傳安世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吝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為正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

乎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

名臣言行錄劉安世與溫公爲同年契因遂從學於溫公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溫公曰何爲不仕公以漆彫開吾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悅復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己俯仰無愧爾公問行之何先溫公曰自不妄語始自是拳拳勿失終身行之

安世從溫公學與公休同業凡四日一往以所習所疑質焉公欣然告之無倦意凡五年得一語曰誠安世問其目公喜曰此問甚善當自不妄語入余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一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安世言平生只是一箇誠字顛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安世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怎生也動安世不得

老學菴筆記毛德昭苦學至忘寢食經史多成誦喜大罵極談紹興初招徠直諫無所忌諱德昭對客議時事率不遜語人莫敢與酬對而德昭愈自若晚來臨安赴省試時秦會之當國數以言罪人勢焰可畏有唐錫未夫者遇德昭於朝天門茶肆中素惡其狂乃與坐附耳語曰君素號敢言不知秦大師如何德昭大駭亟起掩耳曰放氣放氣遂疾走而去追之不及

及

癸辛雜識甞材望蜀人爲湖州倅北兵之將至也甞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甞材望且以銀二笏繫笈併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者望爲埋葬仍建祠題云大宋忠臣甞材望此銀所以爲埋葬之費也日繫牌與銀於腰間只伺北軍臨城則自投水中且遍視鄉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皆憐之丙子正月旦日北軍入城甞已莫知所之人皆謂其溺死既而北裝乘騎而歸則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鄉曲人皆能言之

夢溪筆談吳中一士人曾爲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倡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殺來李二謂李御史也俄頃郡府以飲食至甚爲豐腆有一幕賢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之家因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得騶卒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唱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之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元史耶律有尚傳有尚字伯強遼金丹王十世孫祖父在金世嘗官於東平因家焉有尚資識絕人篤志於學受業許衡之門號稱高第弟子其學達於性理而尤以誠爲本儀容辭令動中規矩識與不識莫不服其爲有道之君子
畜德錄章公慤爲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託言

方採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托有失奈何憂動顏容使亟求且冀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給之明日返命具實謝罪

誠僞部雜錄

列子楊朱篇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辨如此其省也莊子盜跖篇孔子往見盜跖盜跖曰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

抱朴子博喻篇人有識真之明者不可欺以僞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誑以淺也不然以魍魎爲應龍狐鵠爲麟鳳矣

省心錄自信者人亦信之胡越猶弟兄自疑者人亦疑之身外皆敵國至於推誠則不欺守信則不疑非但六合之內可行動天地感神鬼非誠信不可靜吉動凶德休僞拙聖人戒告甚切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此爲君子昧此爲小人
羌猶不可以力勝而可以信服鬼神不可欺詐而可以誠達况夫涉世與人爲徒者誠信其可舍諸聞見後錄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孔子六世孫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

王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體成則自然也如子順之論乃孟軻氏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五霸假之久假而不歸安知其非有之論也善乎涑水先生曰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能霸乎東坡先生曰假之與性其本亦異矣豈論歸與不歸哉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予每誦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二語三太息也

泣書鞠躬便辟不足為恭長號泣涕不足為哀敝衣糲食不足為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

避暑錄話孔孟皆力詆惡人余少不能了以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愈於不為忠信廉潔之人何傷乎而疾之深也既泛觀古今君子小人情偽之際然後知賢聖之言不徒發也彼不為忠信廉潔者其惡不過其身人既曉然知之則是非亦不足為之惑乃非其情而矯為之則名實顛倒內外相反苟用以濟其奸何所不可為方孔孟時先王遺風餘澤未遠猶有能察而知之者所憂特賊德而已後世先王之道知者無幾不幸染其習而勿悟則將舉世從之莊子所謂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者其為患豈勝言乎人之操行莫先於無偽能不為偽雖小善亦有可觀其積累之必可成其大苟出於偽雖有甚善不特久之終不能欺人亦必自有息而自不能掩者吾涉世久閱此類多矣彼方作為大言以掠美率率矯厲之

行以誇眾孰不能竊取須臾之譽或因以得利然外雖未知未有不先為奴婢窺其後而竊笑者雖欲久可乎今吾父子相處固是閨門之內而賓客之從吾游者未嘗不朝夕左右入吾室而並吾席也吾固無善可稱然終日之言苟有一毫相戾何獨有愧鄉黨里鄰尚能厭服汝曹之心哉嘗記歐陽文忠與其弟姪書有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非其家人無真知者可以書諸紳也王氏談錄易之咸卦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事亦甚大以一人之心感天下使之和平豈非誠哉非以虛受人而人可化哉凡能虛受人則無城府無城府則無疑無疑則誠矣西疇常言人君以至誠治天下不容有一毫之偽也偽萌於心則發於政事有不可掩焉者如病作於心而脈已形飲未及醉而色已見可畏也哉冷齋夜話徐鉉曰江南處士朱真每語人曰世皆云不欺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予聞司馬溫公曰我平居無大過人但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此不欺神明也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七十一卷目錄

善惡部總論

易經

書經

禮記

新書

申鑒

中論

周子通書

性理大全

居業錄

傳習錄

辨學錄

小心齋劄記

善惡部藝文一

王氏樂善集序

爲善最樂文

程行錄序

善惡部藝文二

聞善決江河

善惡部紀事

善惡部雜錄

學行典第七十一卷
善惡部總論

易經

乾卦

元者善之長也

本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

大或問元者善之長朱子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爲四者之長

是善端初發處也又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耳

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

坤卦

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

傳程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

大臨川吳氏曰小善積而爲大善則福慶亦大而爲餘慶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則禍殃亦大而爲餘殃

必然之理也

大有卦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傳程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爲大有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絕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繫辭下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不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

大漢上朱氏曰精於義者豈一日積哉彼積不善而滅其身者不知小善者大善之積也

融堂錄

氏曰積字宜玩凡善惡未有不由積而成也

書經

商書咸有一德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傳蔡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結會者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

周書泰誓中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禮記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世厚

注陳呂氏曰章明也癉病也

全大嚴陵方氏曰章善而著之惡者恥其不若則惡者病矣夫不待刑罰而能使惡者知恥則爲上者之用心厚矣

漢賈誼新書

修政語上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雜言篇

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或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營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惡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惟向言爲然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故人人當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情與善惡借故氣黑非形之咎情作神惡非情之罪也

徐幹中論

修本

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修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

虛道

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威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

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後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與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和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唯君子然後能爲己之所難能致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己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己惡之重矣既知己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己况拒之者乎

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

周子通書

誠幾德

誠無爲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師

或問曰易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

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性理大全

力行

程子曰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又曰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

朱子曰學大抵只是分別箇善惡而去就之爾論陰陽則有陰必有陽論善惡則一毫著不得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亦便是不善好惡是情好善惡惡是性性中當好善當惡惡泛然好惡乃是私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答何叔京書曰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過與不

及便如此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問
程子云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
惻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
即是惡雖是惡然源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
皆天理只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

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
仁義謂之天理則可知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
本是天理只是翻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翻了
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德若把那火去炊飯殺其
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翻了天理有背有面
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
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 問既是翻了天
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賊的惡初從羞惡上
發淫慾貪溺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多過差丁原
其初發都是天理曰如此說亦好但所謂翻者亦是
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
與辭讓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
不通處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
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
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
胡苟且姑息貪戀 善只是當恁地底惡只是不當
恁地底善惡皆是理但善是那順底惡是翻轉來底
然以其反而不善則知那善底自在故善惡皆理也
然却不可道有惡底理

胡居仁居業錄

語錄

程子言善惡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惡皆

天理中出來底是理處便是善非理處便是惡蓋太
極流行便有動靜陰陽是非邪正亦是理之自然不
能無者非言惡者亦可名為天理也

王守仁傳習錄

語錄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冰炭相反
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
過當此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又有一箇惡
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的說則知
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
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于本性上過與不及之
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馮從吾辨學錄

語錄

問有其善喪厥善有意為善雖善亦私可見善原是
不可有的彼無善無惡之說有無善之善之說或亦
未可盡非也曰有其善喪厥善有意為善雖善亦私
是謂工夫不可自有其善不可有意為善耳非謂善
不可有亦非謂本體無善無惡善有善之善有無善
之善也

問無善無惡有無善之善之說彼欲以無字藥有其
善有意為善有字之病非得已也曰有之一字病痛
誠無窮如有詩文者以詩文自高有功名者以功名
自高有氣節者又以氣節自高傲世陵物令人難近
或以為名之心為善或以為利之心為善或又以以
善服人之心為善假公濟私令人難測如此是皆有
其善有意為善之病不知一有其善便不是善故曰

喪厥善一有意為善便不是為善故曰雖善亦私至
於喪至於私則善於何有如此是其病正在無善也
而又誤以無藥有豈不益助其病而速之亡乎

吾儒論學只有一箇善字直從源頭說到究竟更無
兩樣故易曰繼善顏曰一善會曰至善思曰明善孟
曰性善又曰孳孳為善善總只是一箇善為總只是
一箇為非善與利之間復有箇無善之善也工夫雖
有生熟道理却無兩樣故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
已矣今日有善之善對惡而言有無善之善不對惡
而言則是孳孳為善之善為其對利而言之善也而
善與利之間復有箇無善之善在矣有是理哉

有意為善有所為而為如以為利之心為善為名之
心為善以善服人之心為善之類非以安而行之
為無意為無所為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為有意為
有所為也今人見人孳孳為善而槩曰有意槩曰有
所為則阻人為善之路矣

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孔子稱曰得一善拳拳
服膺而弗失可見善原只是一箇善豈有有善之善
無善之善兩箇善之理古之聖賢若預知後世之必
有為此說而預防之者奇矣奇矣
顧憲成小心齋劄記

語錄

善與惡相為爭勝不並立者也從上聖賢勤勤懇懇
發明性善正欲壓倒一惡字今也并欲壓倒一善字
壓倒一惡字惡字不得出頭壓倒一善字善字亦不
得出頭矣惡之來也其萌甚微賴有善以密消之耳
惡之發也其力甚猛賴有善以顯制之耳誠使善不

得出頭其亦何所不可為哉昔宋范純仁或譏其好名純仁喟然嘆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竊謂無善無惡之說則人又當避為善之嫌矣不知是何路而可也

近世率喜言無善無惡及就而詢其旨則曰所謂無善非真無善也只是不著於善耳予竊以為經言無方無體是恐著了方體也言無聲無臭是恐著了聲臭也言不識不知是恐著了識知也何者吾之心原自超出方體聲臭識知之外也至於善即是心之本色說恁著不著如明是目之本色還說得箇不著於明否聰是耳之本色還說得箇不著於聰否又如孝子悅在得親不得則不可以為子須千方百計求盡于道還可說莫著於孝否如忠臣悅在得君有不得則不可以為臣須千方百計求盡臣道還可說莫著於忠否昔陽明遭寧藩之變日夕念其祖母岑與其父龍山公不置門人問曰得無著相陽明日此相如何不著快哉斯言足以破之矣

善惡部藝文一

王氏樂善集序

明朱謙

和陽王君秉彝營道抗志葆學潛貞軒冕之榮不足以羈其跡且珍之麗不足以累其高肥遯遶大易之戒知足法老氏之旨汲清澗曲采綠巖口集杜若以充衣織胡繩以為屨屹立游塵之表凌邁層霄之上當其蘿月斜暎松楓遞響寄酒賦於閒情發琴歌於逸韻泉石自獻猿鶴不驚信乎皓皓弗縈亭亭絕俗者也然而仁心斯涵義聞收暢極彼順連之苦奚翹

飢渴之欲排難解紛會忘其身危捐困散金不計其家索微符稚之遺風崇魯連之高節矧當戎馬之際尤止屠劉之虐起死骨以為生藥病疔而使瘡力苟可及知無不為察其善固不一而足於是清朝法從之賢方岳連率之貴薦紳弘博之士巖穴隱遯之儔莫不企瞻其容光承挹其辭氣因其堂構命以樂善或寓諸賦咏或紀於文辭絕去下蔡之音壹是大雅之倡言其典雅則冠冕佩玉揖讓廟堂也言其雄渾則江海澄波涵容義娥也言其勁正則蒼官青士共傲歲寒也言其淳古則殷敦周匝有異囊器也皆可遺芳不朽垂裕後昆非獨黎陽著紀善之傳鄴下行類善之集而已不揆非作亦廁羣英此則珠玉在旁沙磧失色西子捧心醜人瞋目不亦遠甚矣哉載稽古昔治泱化孚人存周急之行里崇睦睦之俗協于大順殊號難及自鄒魯之聲教遠漸而秦越之瘠肥罔顧同父尚錐刀之爭他人寧溝壑之脫靜言思之慨我席歎卓爾王君樂於從善輿論所許茲集宜徵儻鏗梓以行遠可悼風而廣惠豈若風葩露葉徒誇騷圃之工麟角鳳毛謾闢文園之巧哉顧茲下劣忝附高明慕黃憲於汝南憶荀隱於日下屢履烏潛溪之上傳簡畢構槩之間敬序篇端略攝襟懷意雖在於舉括文則尚於疏通若議非古豈曰知言庶期見正於大方有徵於君子云爾

為善最樂文

王守仁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

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為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為善則仰不愧俯不忤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悌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日為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為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為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閒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其背亦適有為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為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助夫鄉之後進

程行錄序

高攀龍

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如樹之必枝葉必花必實自然而不吝已也彼豈以善之可以有功獲福而為之乎然而人之為不善者動於欲而不能自克語之以禍福猶有所慕而勉勉而不敢語之以禮則以為迂而無當夫其以為迂而無當者不知理之為何物也夫理者何也天也善則祥不善則殃者也而天者何也心也善則安不善則不安者也天下有為不善而安焉者非其為說以自解必其習之久而不覺也君子之為善循理也畏天也求自慊其心也自然而不容已也洗心湯君之為程行錄也曠然示之以如是為善如是為不善如是為善善雖小有功如是為不善

不善雖小有罪故以禍福告人引不知者久於善也久而安焉而後知人之不為善乃樹之不枝葉不花不實者也伐無日矣吁可畏哉

善惡部藝文二詩

聞善決江河

宋朱熹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昔同波

善惡部紀事

新序雜事篇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晏子景公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

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國策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聞之

後漢書陳禪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內所畏陳寔傳時歲荒民餒有盜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今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董扶傳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衰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

范滂傳建寧二年詔下急捕滂等滂聞之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第也滂從龍舒君歸黃泉顯故相也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晉書張輔傳輔嘗著論班固司馬遷云良史著述善

足以及勸惡足以鑒誠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祖逖傳逖兄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跖引少則為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